

何嶽
著

山竹

作家出版社

金鼎长篇小说丛书

山 竹

何 嶽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竹/何嶽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8

(金鼎长篇小说丛书/王 烈 主编)

ISBN 7-5063-1741-9

I. 山…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286 号

作 品:山竹

作 者:何 嶽

责任编辑:华 沙

装帧设计:傅志欣

版式设计:夏 友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施园胶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20 千

印 张:17

版 次: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1741-9/I·1729

总 定 价:270 元 本 册 38.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武陵源山区，遇到阴雨天，总是雾海云涛浮动在群山颠峰，如飘渺的仙境；一到晴天，才什么都大明大白地显露出来：到处是青山峭壁，大一座小一座，高一峰矮一峰，或近或远地耸入蓝天；满山片片森林，片片竹篁，无论春夏秋冬，全是翠绿色；山谷里总是两边长满兰草的小溪，溪水汨汨地穿岩穿壑，急急忙忙流进小坪小坝的小河，然后又绕过几座青山，穿过几条峡谷，带着山野的粗犷与凶猛，汇入大坪大坝的大河，再浩浩荡荡地流向山外的洞庭湖，流进长江。

每个山谷口前的溪边，先前，都有一座水碾坊，如今有了柴油机带动的小型打米机，这些水碾坊全不作用了，但碾坊屋还存在，还住着人家。屋旁还有一块石板晒谷塌，周围七倒八歪地躺着许多磨秃了齿轮的碾盘；屋后便是一丘蓄水田，依然长着荸荠；还有安在石砌的水槽里的水轮盘，长满了厚厚的苔藓，显得古老而静默。

这里也不例外，在那山谷口前，傍溪就有那么一座碾坊，叫楚家碾坊，碾坊屋已经歪歪倒倒的了。

那溪就叫苦竹溪，从深深的苦竹峪里流出来，经过碾坊，流进苦竹坪的苦竹河，在坪中间拐了几个“之”字弯，就从东头的山峡里流出山去了。

成新竹,就更加喜欢,喜欢新竹的俊秀清新和勃勃生气,所以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儿;而且连衣服也喜欢穿“竹叶蓝”。尽管山外已经不穿“一色蓝”,山里许多姑娘也跟着穿红着绿了,可她还是一身儿“竹叶蓝”,仿佛着意要把自己溶进这自然的竹篁绿色里。

这会儿她走到山咀一株大桂花树下站住了,闻着八月的桂花浓香,听着满树蜜蜂的嗡嗡轻唱,望着周围被夕阳镀了金色的青山翠岭,禁不住从嘴角眉梢漾出了愉悦的微笑。

她今天特别高兴,长到十九岁了,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太阳翻过西边的垭口,四山立时阴暗下来。她的目光,从青山翠岭移到苦竹峪口前那歪歪倒倒的碾坊屋时,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四处人家的屋顶上都冒出了青灰色的炊烟,但碾坊屋顶上还是冷清清的。“唉,两个年轻的光棍汉,天天就泡在那苦竹峪山林里,不摸黑不进屋……”她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自语着。而且皱起那对如新月的眉,目光从歪歪倒倒的碾坊屋向前延伸到苦竹峪山林。苦竹峪山里已经暮色苍茫了,可那莽林深处还有两个年轻人,正在为一片油桐秧儿芟除杂草,但她看不见。于是她又自言自语地叹道:“唉,他为啥又回到苦竹坪来了?到底为啥……”

“幺妹!”

她转头一看,原是二姐茶花朝她跑来了。

“二姐,你来做啥?”

“我接你呀!你在这儿痴望啥呢?”

“你瞧,都到做夜饭时候了,哪家屋顶上不是烟突突的,可碾坊屋……”

“唉!”茶花也望着碾坊屋叹息一声。

“你应该抽空去看看他们的!”

茶花默不作声了,滴下了几滴泪。

两姊妹离开大桂花树下,翻过小山咀,穿过一片密密的竹林,

就回到家里了。

屋门前晒了一天塌青豇豆红辣椒黑板栗之类的东西，一群鸡偷偷地跑来乱刨乱啄起来。

“这曹野猫拖的！”茶花一边吆开鸡，一边忙着收拾这些东西。

“妈还没回来吗？”新竹问。

“她哪天不是摸黑进屋的！”

“爹呢？”新竹见爹不在堂屋织细篾壁帘，就又问，“他怎么鸡也不帮着吆一下！”

“莫说起他了！呸，老区长把他叫去了！”茶花端起一筛篮红辣椒，嘴朝后坡湾堂里一翘，满脸愁苦地说。

新竹也阴起脸瞅了瞅坡后那湾堂。那里是枫树湾，密密麻麻的枫林里，隐蔽着一座新楼屋，只有翘角飞檐露在枫林枝叶外头。这新转角楼屋里住着两家人，一家是苦竹坪出名的跔子五木匠，另一家是更加出名的老区长朱大山。朱大山才离休回乡下来，还不到半月时间；他堂客刘大娘为儿子求了茶花好几回亲了。老区长的儿子叫朱世平，人们背后叫他“乖北瓜”，意思是“外表长得金光光，里头一包烂瓢瓢”。茶花死也不肯，可她爹却松了口，要不是么妹新竹梗在中间，只怕早按山里的风俗送衣换“庚贴八字”了。

茶花心里好苦哟！因为她和碾坊的楚三星早就有了那个意思了。

新竹心里也气，难道二姐和大姐一样，让人逼得跳苦竹河吗？

两姊妹站在天塌里朝背后枫树湾默默地瞥了几眼，新竹才拿起筛篮帮着收拾晒簾里的东西。

“么妹，你给学生伢儿备课改作业去吧！”茶花夺下她手里的筛篮说，“好容易当上了个民办教师，往后不消你做家务了！”

新竹感激地望着二姐，眼圈儿都红了。

“快去喂！”茶花却催她说。

新竹依了她，站起身走进宿房去。

窗外是芭蕉，竹林，轻风吹得枝叶儿啾啾细语；不远处是一条水沟，流水潺潺。她打开一本学生的作业……

“我得一丝不苟地批改！”她心里说。她小时候不能上学，书是自己挣扎着读出来的，现在自己当上了民办教师，就得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山里的学生伢儿身上去。

天黑净了，她点起新买来的玻璃罩儿煤油灯；同时也就想到过去，多少个夜晚，她盼望月光从窗儿里照进来，把书映着月光读；冬天下雪了，就映着窗外的雪光读。眼睛累了，发胀、发热、流泪，终于字迹模糊不清了，就气得躺在床上哭；为了不让窗外什么东西遮蔽月光，她曾砍了一株心爱的芭蕉，和几根好看的紫竹。

“我要是当一个老师就好了！”这是她哭得睡着了做的梦，梦见自己欣喜不已地走上了苦竹坪小学的讲台……不知做了多少次这样的梦！现在该会不是还在做梦吧……

茶花的晚饭做好了，灶锅里温起了洗澡水，可是去山坡地里翻薯藤的妈还没有回来。她解开花边围裙——土家姑娘胸前都围这种宽边绣花围裙——擦掉满脸的汗，探头到门外一望，哟，娥眉月都爬上竹梢头了，“该接接妈去！”

她一脚踏出门，却见屋西头的林间小路上走来一个人。妈回来了，背一大捆薯藤，绊得路旁枝叶刷刷索索地响。

“妈！”

妈没答应，堆山一大捆薯藤压得她喘粗气。

茶花跑上去，新竹也跟着跑来了，两姊妹把横搁在妈背笼口上的薯藤抱下来，抱进灶房去。

妈走进大堂屋，坐在饭桌边，揭开青布裹头，灰白的头发汗湿得成了一块饼儿，皱折的脸上积满了晒干了的汗垢。

茶花给她端来一盆水，新竹递给她洗脸手巾。两姊妹望着劳

苦的妈妈，心儿有点酸。妈妈还不到五十岁的人，竟老成这模样了。

往常山里人多养童养媳，新竹妈也是童养媳，是山那边山里的人，七岁就到习家来了。大家都听说她姓李，不知道有没有名儿，就随口叫她李家妹儿。等她和习学而拜了天地，生下了一个哑巴儿子和大姑娘枣花，大家才叫她篾匠媳妇；后来又生了二姑娘茶花，和幺姑娘新竹。三个姑娘都长得像她们各自的名儿一样清秀好看，又心灵手巧。特别是幺妹新竹，由于刻苦学习，文墨比大姐二姐还强，都说盖了苦竹坪全坪。姑娘强，妈妈也跟着贵气，于是人们又都改叫她新竹妈了。

新竹妈到苦竹坪做媳妇几十年，从没见过她和谁吵过一句嘴，红过一回脸，话都少和人说；在家忍辱负重，苦了田里苦地里，苦了地里苦屋里，是真正默默无闻的人。男人习学而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名字都是教书先生照“四书”取下的。读的老书解放后用不上，人倒学懒散了；原来凭着祖传的一手好篾匠手艺，四处去做些日晒雨不淋的轻松活，日子还勉强过得去。但到了公社化，乡里各种手艺都当做“冒尖”削掉了。一九六〇年又遇到个饥荒年，饿得过不去， “饥寒起盗心”，就去偷生产队的红薯，加上平时给人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还夹杂着搞点迷信活动，于是便被打成了坏分子。此后，这个家就全靠新竹妈苦支苦撑了……

吃罢夜饭，新竹妈跟往常一样，没得一句话说，默默地到灶房洗了澡，默默地燃起松明子灯，默默地拿起菜刀，屁股底下垫把高粱秸扫帚，往地上一坐，就剖剖地剥起猪草来了。

茶花收拾了碗筷后，也赶紧去堂屋里点上马灯，编织起细篾壁帘儿。细篾壁帘是县外贸局订的出口货，公家拿大价钱买她家的篾货，这是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头一回，她很高兴，编织得也很用心。壁帘上用紫竹的和篾层不同的黑黄青本色，织出了

许多美丽的图画，有古代故事，有神话传说，有珍禽异兽，也有花草竹木……无不活灵活现。可今天一想到爹去枞树湾老区长家，就心绪不宁，手里的细篾丝儿不大听指挥了，老是打绞儿，不是断了经篾，就是折了纬篾，拇指肚儿上还划破了一条小口。

新竹依然回到宿房批改学生作业。

月光竹影，摇摇晃晃地移动着。这竹园坡的月夜是静悄悄的，但竹园坡这一家儿人心里却极不宁静。茶花心里乱得自不必说；妈妈一想到二姑娘茶花的婚事儿，就悄悄地流泪，还不时于剖剖地剁猪草声中，送出一声叹息，或没头没脑地骂一句：“这个蹲崖坎的老猴子！”分明就是骂男人的。

新竹在宿房里改完了作业，将灯捻小，也望着窗外夜风摇曳的月光竹影想心事。她想到老区长朱大山回家后，他那“乖北瓜”儿子，越发瞅机会寻着二姐涎皮起来了。二姐心里很着急，每天都瞅空儿跑到屋当头山咀上，望几回苦竹峪口前的碾坊屋。

碾坊屋里的楚三星晓不晓得她的心事呢？难道他不知道老区长急于为儿子向茶花求亲吗？他为什么不来竹园坡看看她呢？

茶花虽是个初中生，又是心灵手巧出了名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她那对乌黑的眸子，但秉性懦弱，胆儿又小，遇事没得主见，总是反倒要向幺妹儿讨主意。

新竹还特别想到碾坊里的另一个后生，他就是山外来的辛宽。六年前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抓去坐了四年牢，她大姐枣花，就是因为他跳了苦竹河，连尸首都未捞出来……听说他一被平反释放，就调到省林业科学院当了工程师。他突然回到苦竹坪，惊动了一坪人。来到山里的知识青年都陆续走光了，回到山外各奔前程去了，他一个大学生工程师，为什么偏偏还要往山里钻？而且依然住在那歪歪倒倒的碾坊屋里！他看到这条苦竹河，想到大姐枣花，怎么忍受得了呢……既然来了，为啥不来竹园坡看看呢？

月光将摇曳的竹影移进窗儿里来了，妈妈又从灶房里送出一声叹息和咒骂：“唉，这个蹲崖坎的老猴子！”

新竹坐不住了，吹灭了灯，走到堂屋来，手儿搭在茶花的肩上：

“二姐，我们去把爹叫回来，以后再也不让他到坎上枫树湾去了！”

“嗯！”茶花丢下手里的壁帘，站了起来。

两姊妹便踏着月光下的竹影小路，转到屋背后，跨过水沟，向枫树湾走去。

黄狗阿宝悄悄地跟在后头。

2

谁也没有料到老区长朱大山离休后，会回到苦竹坪枫树湾来的。他从小就参加了红军，因为负伤才未跟着部队长征，不然也许是个坐“红旗”小轿车的将军了。尽管不是将军，住不上省上的“将军楼”，可是县上的“红军楼”他是第一个有资格住的。据说，“红军楼”比“将军楼”也差不了多少，而且县城地皮宽，一套八十多平方米，比省城“将军楼”还多几平方米。里边的设备更不逊色，自来水电灯电话卫生间釉瓷大澡盆应有尽有自不必说，就连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单双沙发组合橱柜，甚至软绵绵的席梦思床，都是公家一一置办好了的。嗨，哪晓得朱大山接到县委组织部批准他将老伴和儿子转成城市居民户口搬进“红军楼”安度晚年的通知的当天，他却请秘书代笔写了一份“告老还乡”的申请报告，并亲自送到县委组织部。县委书记找他谈话，动员他还是搬进“红军楼”去住。他摆了摆还未脱去老茧的大巴掌，说：“革命任务重点转移，我晓得的；干部也要‘四化’，我晓得的；建设四个现代化，我晓得的！可我朱大山化不了，是薛仁贵干部，只会打江山，不会坐江山！”说罢扬

长而去。

县委书记送出来，望着他走出县委大门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他的话是牢骚，但也是实话。对这种人是不必费唇舌的，谁也劝不转他，谁也拗不过他！

他的申请转到地委，终于被同意了。他把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召集拢来，说：“自从我当区长以来，工作没搞出个啥名堂，错误和问题倒不少，都是我老朱出的主意，谁都没份儿，责任全包在我脑壳上！”说着，从腰里抽出那只从红军时候就带在身上的二十响德国造连发枪，轻轻地往桌上一放，又舍不得地摸了摸，“老伙计，你也落后了，我们要分手了！”

新接任的年轻区长欧阳新提议要给他开个欢送会，然后派吉普车送他到离苦竹坪三十里的荷花桥镇。但他朝他两眼一瞪，脸也黑下来了。

就这样，第二天天刚亮，同志们还没起床，他就依然脚蹬一双稻草鞋，背上铺盖卷，铺盖卷上扣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钉的搪瓷洗脸盆，静悄悄地离开区政府，回苦竹坪了。

他要吉普车送什么呢？五十年的革命生涯，现在就是背上的这一背，总共不过二十斤；而且，人说“两袖清风”，他朱大山的两只腿杆和脚板，还照旧糊有泥巴和牛粪，跋山涉水惯了的，走起路来一身儿轻快。

六十里路，大半天就走到了。他爬上枞树湾前边的山咀，抬头看见从枫林梢头露出飞檐翘角的新转角楼屋，心里就欣喜，因为这是他晚年的归宿之所，这座四合并新转角楼屋，是他和从小一路长大以后又同过患难的老伙计王木匠合伙修的，一家半边儿。小时候睡人家的牛栏架；红军走后，十多年就躲在深山老林的茅棚里过野人生活；解放后才修了个简陋的木房，如今有这么好的半边转角楼屋，那该是多大的欣慰和满足！他立在山咀上，转头四望，满目

青山，苦竹河从坪中间弯弯曲曲地流过，谷穗开始泛黄的稻田，从河边延伸到山边，又从山脚叠到山腰，有的还一直叠到山顶；四散在山边山坡的人家，屋前屋后跑动着鸡犬牛羊；坪中间那座白粉墙的小学，不时爆出阵阵歌声和喧闹声……这是一幅多么安乐的山村景象！他脑海里随即闪现出三十多年前的情景：到处都是低矮的茅棚，土匪和官兵交替出没，到处是惊慌的呼救，痛苦的哀号和啼泣……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个为家乡洒过鲜血，后来又为家乡人的生产生活操劳几十年的老红军干部，这时真正感到疲劳了，应该休息了，每天就在这楼屋旁的泉边和棚林里走一走，听听风声水声和鸟声……

如果牵着一个小小孙……他笑了。

他走进新转角楼东头的屋里，撂下铺盖卷，揩了一把汗，高声喊道：

“平儿娘！”

刘大娘从灶房里急急忙忙走出来，惊巴巴地望着他，望着那铺盖卷：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再走了？”

“再走了！”老区长开玩笑说，“你也不消像往常那样，我一落屋就喜癫了，走的时候就眼泪巴洒地抱着不松手。”

刘大娘脸红了，朝他横起眼说：“都老成搭不起脚的牙猪了，还说那些不要脸的疯话！”她又瞥了一眼撂在椅子上的铺盖卷，又说，“这就是你几十年卖给公家得来的家当！唉，要是早些回家操心给平儿娶个媳妇，这会儿孙儿都跑得路了！”

“莫急嘞，享福要享老来福！”

“莫急莫急，又像你，等到胡子八叉了，才……”

“那会儿你不是也不嫌我老嘛！”

“你是叫花子唱莲花乐——穷开心！说正经的，回来了就赶紧操办平儿的婚事！”

“看你急的，我坐都没坐下呢！”

“我急得好像板凳上长了刺，坐都坐不住了呢？”

“如今又不兴包办，他自己自由上个姑娘没有？”

“总是张不成李不就的，他自由上了人家，人家要肯自由上他吗！”

“哦，他自由上谁了？”

“坎脚下习篾匠的二姑娘茶花！”

“她不愿意？”

“我都请媒求了几年了，人家发摆脑壳疯呢？”

“噢，既然姑娘自己不愿意，就另自由一个吧！”

“说得轻松！肥水不落外人田，门槛脚里的都自由不上，还到哪里自由去？”刘大娘放小声说，“其实，茶花姑娘很本分，自己作不得主的，主要是她么妹新竹在中间驾拗浆！”

“习篾匠的么姑娘新竹？多大了？”

“十九！还考上民办教师了呢！”

“还是个毛丫头，作得她姐的主？”

“哼，人小心猴呢！跟她那个跳了苦竹河的枣花大姐一样，精得很！有一次，我亲自上门去讨她娘的脉，她娘倒闭起嘴不吭声，就她呱呱呱地说些明枪暗箭伤人的话：‘我们这类不干不净的人家，哪敢高攀干部子弟？那不是把人家干部和贫下中农染黑了？再说，谁不晓得我二姐早和碾坊三星好上了，那才是‘螺丝配蚌壳，高矮差不多’！’你看看，一个红花女竟说这样话，真是憋死人！”

“本心话吗，以往四类子女是被压得伸不起脑壳的。”老区长皱

了皱眉，“茶花姑娘是不是真的和碾坊三星好上了？”

“鬼晓得，许是堵我的口的！以往四类子女都像是快虱虻，如今个个屁股都蹶到天上去了！”

“哦！”

“‘哦’什么，一个姑娘和一个后生‘好上’了就算数吗？一没请媒求亲，二没送衣服换庚贴，还不是空口说白话！”刘大娘忙接口说，“自由自由，我们苦竹坪谁自由过？她大姐不是自由得跳了苦竹河吗？你也不想想，我家平儿会自由吗？只怕他自己一辈子自由不到一个堂客的！”

“哦！”老区长又皱起眉“哦”了一声，再不说啥了。

3

过了三天，老区长朱大山把儿子朱世平叫到面前说：“平儿，你去把习篾匠请来！”

“叫他习叔，就说你爹请他来喝酒！”刘大娘拽住他的衣服叮嘱说，“再不要张口就‘习篾匠习篾匠’的，记住！”

“呸！”朱世平答应了一声，就跳出门槛去了。

“平儿娘，取块腊肉煮上！”老区长等朱世平走后，就对堂客说，“不要小手小脚地舍不得！”

“舍得，舍得！”刘大娘晓得男人的意思，喜眉笑眼地走进灶房去了。

朱世平一阵风跑到坎脚下竹园坡，连习篾匠那条叫阿宝的黄狗都不怕了，手里握着两颗石头，脚上穿着当时苦竹坪唯一的一双猪皮鞋，咚咚地蹿进习篾匠的天塌。幸好黄狗阿宝不在家，没有出来咬他，他便放心地走到堂屋门前去。正在堂屋里编织细篾壁帘的习篾匠和茶花，听见脚步声，同时抬起头。

“习叔!”他喊得好亲热,“我爹请你到我家去!”眼却瞟着茶花。

“请我?你爹?”习篾匠似听到圣上宣谕,惊巴巴地望着他,“请我做啥?”

“请你喝酒!”他两眼仍瞟着茶花,“嘿,习叔!”

“醉翁之意不在酒!”习篾匠猜出老区长请他喝酒的意思了,心里喜得慌,忙丢下手里的壁帘,拍了拍衣襟,抓起长竹鞭烟袋,抬脚就走。

“爹!你……”茶花横眉怒眼地瞅着朱世平,欲唤住爹莫去。

习篾匠不理睬他,跨出门槛去了。

朱世平跟在习篾匠后头,还一步一回头溜她;茶花气得咬牙,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儿,气哭了。

习篾匠缩手缩脚地走进了新转角楼屋。楼屋里松木地板溜光,杉木板壁油亮,从雕着“卐”字的窗格里,能望见对门的青山峭壁,和莽莽山林,片片竹篁;屋当中摆好了红漆饭桌,桌上摆起两大碗腊肉,小炉灶上煨着满满一煨钵枳蕈拌红虾米,咕嘟嘟冒热气,还有大盘小碟的香肠,盐鸭蛋,都是下酒的好菜。

“老习呵,快请坐!坐桌边!”山里喝酒拿大碗,老区长斟满了两大碗酒,笑呵呵地说,“我们伢儿时,常在一起捏泥巴菩萨,要不就跑到苦竹河里去,脱得精条条的,吊起两个小卵包,跳进水里摸鱼捉虾!后来一分手,几十年啦?算算!”

“呃呃,老了,一晃眼都老了!”习篾匠搔了搔鼻子。

“娘的,还没在一起醉一场呢!快端起,喝!”

“呃呃,喝!”习篾匠端起了酒碗。

“啞——”老区长一大口喝了大半碗下去了。

“吱——”习篾匠也喝了一大口。

“习叔,你拈菜吃!”刘大娘跟着平儿称呼他,也怪亲热的,并夹了一大块腊肉放进他面前的空碗里;然后又对平儿使眼色说,“平

儿，快给你习叔拈菜吃！”

朱世平便拿起筷子，夹了一箸香肠丢进他面前的碗里。他就说：“不消敬的，我自己拈，自己拈！”

老区长大喝大嚼地笑道：“你虽是读书人出身，可‘君子蓄身不蓄口’，吃喝起来跟我们大老粗一样！哈哈，喝，喝干！”

“呃呃，喝干，你自个儿也喝干！”习篾匠顺从地喝干了碗里的酒。大概二十多年的坏分子当惯了，还是不敢乱说乱动乱看，只是两只眼珠儿盯着酒碗里，看着酒里的自己，一边喝一边嚼，生怕嘴张得太大；然而额头上冒出豆大汗珠，心里直嘀咕：“老区长请我的客，当上宾！嘿嘿，我习学而当过二十多年的坏分子，他真要求我茶花姑娘做他儿媳？如今真的不讲阶级了……”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滴进了酒碗里，自己的面影就模糊了。

他拿衣袖揩了揩汗。

刘大娘赶快速一把大蒲扇在他手里，嘴对平儿一翘，说：“平儿，快给你习叔手巾擦汗！”

朱世平站起身从晾篱上扯下一条洗脸毛巾，送到他面前。他一边接着毛巾擦汗，一边偷着仔细地瞅了瞅朱世平。见朱世平长得跟老区长一般魁梧，粗胳膊壮腿杆，高鼻阔嘴，浓眉大眼，原也是个威武的后生！这样的后生，为何让陈万年陈百年怂恿着打人骂人呢？他想起他曾在小学操场上玩他的“猫戏老鼠”，屎尿都被玩得洒在裤裆里；又想起为何苦竹坪人都叫他“外面金光光里面烂瓢瓢”的乖北瓜呢？是种了恶，人家忌恨他，专门败他吗……

“伙计，天气热，把衣脱了，打赤膊凉凉快快地喝！”老区长又给他斟满一碗酒，自己把上衣脱掉，往椅子上一甩，说，“人人都说我朱大山是鲁莽汉，我就是不喜欢读书人那套酸礼俗！哈哈，脱啊，这里又没有红花女，脱光了喝！”

习篾匠这才将扣得严严的领口上的扣子解开，并摇了摇大蒲

扇，又喝了一大口酒。

这山里人喝酒，不碰杯相贺，不吆三喝四地猜拳行令，只是比海量，大碗地喝；喝到稍有酒意的时候，就天上地下南山北山地扯闲话；到喝醉时，胆子就大了，或哭或笑，或闹或唱，肚里的什么话都往外倒。但从不发生争斗打骂，这是山里传统的酒风酒德。

“老习啊！”老区长喝得有点意思了，起高腔说，“我们穿了封裆裤后就分手了，老篾匠先是送你读‘子曰学而时习之’，读书没得用，落后又只好捡起你祖传的篾匠艺糊嘴巴；我朱大山呢，爹死娘亡之后，难为碾坊老楚岩匠接我去养了两年，十二岁上便给下坪吴大户当小长工，十四岁参加红军，长征时我负了重伤，没能跟着去，只好留下来东奔西逃地躲国民党。解放了，引着解放军剿了两年匪，后来大家就选我当农会主席，那会你还给我当了几天师爷（农会秘书），写写算算全靠你；再往后，我当乡长，当公社主任，当区长，当右倾，当走资派……你呢，当社员，当坏分子，如今又当篾匠……真是各走各的阳关道，各过各的独木桥！”

习篾匠两只小而圆的眼睛，瞪得一愣一愣的。

“喝啊，你朝我瞪什么眼？”

“唉，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

“如今我们都老了，可什么都一笔勾销了？没那么容易吧？”

包谷烧香满了一楼屋，溢到楼屋外边去了；老区长的高声大噪也响满了一楼屋，也溢到楼屋外边去了。

外边月光下的天井麻石条上，蹲着一个人，他就是隔壁篾子王木匠，他闻着包谷烧香气，听着老区长那些高声大噪的酒白话，皱起眉头纳闷儿：“老区长为啥请习篾匠的客？奇怪！”

“老习啊，饿饭那年，我朱大山被打成了右倾，你打成了坏分子。”老区长喝了一大口酒，又塞进一大块肉在嘴里咝咝地嚼着说，“我明人不做暗事，实话实说，我从顶天界劳改释放回到区